

## 【史学新说】

□顾则徐

## 政治的军事与军事的政治

坐在深宫的秦始皇、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，他们都不是军事家，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，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、恺撒则是军事家，他们是军事的政治。

广州有一个并非学界而研究近现代军史的人群，有机关、事业、企业人员，也有自由作家，他们的研究大多围绕黄埔军校题目进行延伸，以陈予欢先生为代表。陈予欢先生的代表作有《黄埔军校将帅录》、《陆军大学将帅录》、《保定军校将帅录》、《云南讲武堂将帅录》及黄埔军校1-4期生名录系列研究等，他的研究是基础性的，从资料搜集和整理来说，达到了中国最高学术水准。

一次与陈予欢等先生相聚，他们对我的关于政治的军事、军事的政治区分很赞赏，以为解开了长期困惑的一个军史难题。这个困惑，其实在中国是普遍的，从军史研究者到普通军事爱好者和读者都存在，分不清楚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区别。原因有二：一是现代军事行动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动员活动，与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从来没有过地纠合

在一起，尤其是政治家，往往也是军事活动的决策者乃至战略指挥者，而军事家也经常是政治家，因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就混淆不清；二是即使近代以前，政治家与军事家的身份界限也往往是非常模糊的。有这样两个原因，军事活动就很容易被作非专业化的理解。如果搞清楚政治的军事和军事的政治，再来看军史，就比较容易进行分辨了。

当人类进入到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文明社会阶段，军事就成为人类最早成熟的专业之一。在中国，至少在西周，已经基本区分文、武官员，战国则出现了以《孙子兵法》为代表的专业军事理论。人类文明由战争而生，国家由战争而存，所以军事活动必须要由专门化而强、而胜。但是，武人由于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，往往并不占据文化的主要话语权，因此，军史叙述多由文人承担，从而多有偏见。比如，以

明朝戚继光为例，他是一名自己进行著述的军事家，有《练兵纪实》、《武备新书》等多部专门军事学著作，但在史学乃至军史的叙述中，文人们基本还是从政治、经济、战略的角度去描述他的事迹，而很少从军事技术、战术角度去解剖他的历史活动，也即对作为武人的戚继光进行的多是非军事专业化解读。

战争的发动、展开和结束通常由政治家设计、决策和主导，政治家们把战争作为自己值得炫耀的政绩，似乎，政治家们都成了军事家，即使他可能连枪也不会开。从二战而言，希特勒、斯大林当时都被宣传为军事家，那么，丘吉尔、罗斯福就不是军事家吗？有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甚至连兵也没有当过，跟大规模战争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以这样的认识，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基本都与战争有关，他们是否更应该是大军事家了？政治的军事的边

际被热情放大，从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空前模糊，军事作为一种专业被极大曲解，几乎完全混同为政治及其战略。

只有弄清楚了政治的军事与军事本身的区别，对军史才能有恰当的辨别。军事是技术，是对抗行动本身，是单兵、带兵、练兵和作战，军事家只能是带兵出身并指挥作战的将领。发动战争，要求占领哪个地区，诚然是军事，但主要是政治家的事情，是政治的军事。没有带过兵，没有过冒着枪弹冲锋，不懂战术、编制、装备、配制、工事、地理、后勤、阵形组织、战线组织、条例、命令等，不是什么军事家。如果看古代人物也许容易明晰，坐在深宫的秦始皇、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，他们都不是军事家，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，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、恺撒则是军事家，他们是军事的政治。

(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)

假如让清代铺兵从北京递送一封信到南京，大约需7天。我们现在送信用火车、汽车，还有不及用马的时候，岂非怪事？

10年前，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过一篇杂文：《信，走得有多慢》。10年过去了，就我收到的平信而言，它走得依然很慢很慢。

那篇杂文提到如下一件事：2005年6月22日，北京日报社的李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，寄了两张6月20日的《北京日报》给我，问收到没有。我说还没收到。从那日起，我天天开信箱，看北京寄来的报纸到了没有，

## 【若有所思】

## 从平信走得慢想到古代驿站

□王春南

因上面有我一篇小文，我急欲看到这张报纸。等了多少天，没有见到《北京日报》的踪影。直到29日，仍未收到李编辑寄的报纸，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请她再寄两张。到了6月30日，报纸姗姗来迟。从邮戳看，这件印刷品走了整整10天（6月21日至30日）。7月10日，我收到了李编辑接到我电话后于6月30日重寄的报纸。我看了北京、南京两地的邮戳，发现这件印刷品的递送仍花了7天时间（7月4日至10日）。

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在北京、南京间递送一封印刷品要10天时间，速度之慢，真是不可思议。10年后，情况似乎没有随着火车、汽车的大幅提速而有所改变。今年9月6日，齐鲁晚报编辑寄了一张报纸给我，我收到这张报纸已是9月15日。从济南的邮局到我南京家中的邮箱，它走了整整9天。这并非偶然现象。浙江温州读书报社寄给我的信，有时9天到，有时10天到。

每遇这种情况，便不由得想起古代交通落后状况下的公文传递。我这里正好有一份《胡适全集》中的资料。据胡适考证，清代“铺兵递送公文，昼夜须行三百里。由北京经古北口出到（热河）行宫，约三百五十里，故用快马递送，一昼夜可到”。假如让清代铺兵从北京递送一封信到南京，大约需7天。我们现在送信用火车、汽车，还有不及用马的时候，岂非怪事？

再往前，南宋的驿站传递公文，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快的“日行四百里”，更快的叫“金字牌急脚递”，“日行五百余里”。民国黄濬在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中说，宋高宗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，就是这种“金字牌”，而且是“高宗亲发，不能尽出自秦桧也”。

更早时代，西汉传递公文，据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一书，西汉大将赵充国在金城（今兰州）“上书言先零、罕羌事”。从发出报告，到收到朝廷批复，“首尾才七日”。金城至首都长安1450里，往返共2900里，中间还要经公卿大臣讨论、商定并起草批复、加盖玉玺。办事效率及公文传递速度足以令今天的人们惊叹。

现在邮局传递平信为何这么慢呢？作为局外人，我这样猜测：会不会是由邮局重储蓄业务、轻邮递业务，重快递、轻平信导致的呢？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，我在北京工作时，每封来自南京的家信，发出后两天可到我的手中，从未超过两天。我的要求不高，只希望邮局传递平信的速度能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，亦即用两天时间把一封平信从北京送到南京的收信人手中。这个要求应当说不过分吧？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济南出版社编审)

## 【美食溯源】

□戴永夏

## 舌尖上的唐朝

唐朝人的主食，主要是饼和饭。这二者中，饼又占据主要地位。唐代赵璘在《因话录》中说，当时“世重饼啖”，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。



度生动地写了出来。

还有一种叫“古楼子”的胡饼，《唐语林》中介绍说：“时豪家食次，起羊肉一斤，层布于巨胡饼，隔中以椒、豉、润以酥，入炉迫之，候肉半熟食之，呼为‘古楼子’。”显然，这是一种加了羊肉馅的大胡饼，夹层中还放了花椒、豆豉等作料，表面上涂着油脂，吃起来又酥又香，美味异常。

蒸饼是将面糊发酵后再蒸熟的面食，如馒头、包子等。唐朝人食用的蒸饼种类很多，它既可单纯用麦面制作，也可掺进各种配料。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说：“蒸饼法，用大侧面一升，练猪膏三合。”这里指的就是在白面中掺进猪油制作的蒸饼。各种蒸饼不但是百姓餐桌上常备的食物，也能登上皇家的大雅之堂。白居易在《社日谢赐酒饼状》一文中曾提到“蒙恩赐臣等酒及蒸饼、环饼等”，这说明皇帝赐给大臣的食品，就有蒸饼。

汤饼是下在汤里煮的面食，如面条、面片等。唐朝人食用的汤饼种类也很多，当时的诗人对此也多有吟咏。如“菊花辟恶酒，汤饼茱萸香”（李颀）；“鸿省露浓汤饼熟，凤池烟暖诏书成”（罗隐）。这都说明当时汤饼在民间颇受欢迎。

唐朝的汤饼中，有一种叫“槐叶冷淘”的冷面，是用槐叶汁和面做成面条，煮熟后再放入凉水中冷却，吃起来又凉爽

又别具风味。杜甫曾在《槐叶冷淘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青青高槐叶，采掇付中厨。新面来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入鼎资过熟，加餐愁欲无。碧鲜俱照箸，香饭兼苞芦。经齿冷于雪，劝人投此珠。”

诗中，杜甫精要地介绍了“槐叶冷淘”的做法、美丽的颜色及清爽甘美的味道，对其大加赞美。作为唐代的“人民诗人”，杜甫的诗一向反映民意。他对“槐叶冷淘”的喜爱，也体现了百姓的共同心声。

饭在唐朝人主食中的地位，虽然略逊于饼，但仍是不可或缺的主力，而在有些地区，它甚至比饼更受青睐。饭是将谷物整粒煮熟而做成的食品。唐朝人食用的饭多种多样，主要有稻米饭、粟米饭、黍米饭等。稻米饭食用的范围最广，尤其在长江以南产稻地区，它一直是最主要的主食。稻米饭配以相应的菜肴，既是人们喜爱的美食，也是诗人寻觅的美好意境。如“香稻熟来秋菜嫩，伴僧餐了听云和”（陆龟蒙）；“看炊红米煮白鱼，夜闻鸡鸣店家宿”（王建）；“早炊香稻待鲈鲙，南诸未明寻钓翁”（许浑）。

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从诗中，我们足以看出稻米饭的价值和它在唐人饮食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。

粟米饭即小米饭，它的食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，尤其

是农村。日本僧人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写到在山东登州的所见：“山村县人，餐物粗硬，爱吃盐茶粟饭。”说明那里的农民是以粟米饭为主食。而有些官员招待客人，也用粟米饭。如《朝野金载》中就记载说：“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，对宾下脱粟饭（即粟米饭）。”

当时一些小饭店出售的饭食，也多为粟米饭。如唐朝人康骈在《剧谈录》中就写道：“道中小店始开，以脱粟为餐而卖。”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粟米饭在唐代的普及率也很高。

黍米饭是用大黄米（即黍米，有黏性）煮的饭。由于唐代黍的种植量很大，所以黍米饭也是不少地方的主食。一些诗人在诗中都写到黍米饭，如“厨香吹黍调和酒，窗暖安弦拂拭琴”（白居易）；“柴门寂寂黍饭馨，山家烟火春雨晴”（贯休）。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许多地方食用黍米饭的情况。

唐朝人的主食中，还有胡麻饭、乌米饭以及添加各种配料的什锦饭等。这些丰富的主食各有特点、各具风味，真实地反映了唐朝饮食文化的兴旺发达，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领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济南出版社编审)